


## 英语及物性系统中结果属性的人列条件\*

for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http://core.ac.uk)

brought to you by  CC BY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 辛志英 单 健

**提要** :结果属性的解释和描写一直存在争议。学者们或将其视为纯粹的词汇现象,或强调关系过程的语法框架,或将其归因于“动结式”的认知框架,但均缺乏系统性。本文将结果属性视为及物性系统中过程融合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其系统。结果属性是关系过程与其他过程融合的结果,过程的融合同时受到经验语法的识解限制,该限制具体表现为与关系过程融合的其他过程的语义限制。结果属性系统由“明确”和“不明确”两个子系统组成,后者将直接体现为不明确类结果属性,而前者基于经验识解关系的区别可由“及物”和“作格”两个子系统描写,二者又进一步受到不同过程类型的语义构型限制。

**关键词** :结果属性;及物性系统;及物/作格;入列条件;动结式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19)06-0731-12

## The Entry Conditions of Resultative Attributes in English Transitivity System

XIN Zhiying SHAN Jian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ultative Attribute has always been open to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t is treated as lexical resources, or part of the grammatical framework of relational processes, or that of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ese views each show some weaknesses in terms of systematic soundn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sultative Attribute results from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process types within the Transitivity system and attempts to build the Resultative Attribute system. The fusion of relational processes and other process types results in the Resultative Attributes and the fusion itself is constrained by the way in which grammar construes experience. This constraint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semantic constraint of the process type under fusion with the relational process. Seen in this way, the system of Resultative Attributes consists of two subsystems, i.e., “being clear” and “being unclear”. The latter can be directly realized as “unclear Resultative Attributes”, while the former can be entered by the two subsystems of “transitive” and “ergative”, which are further constrained by different semantic configurations of process types.

**Key words:** resultative attribute; transitivity system; transitive/ergative; entry condition;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话语分析与社会认知研究”(2013221008)与福建省社会科学项目“经验语法的进化机制研究”(FJ2019B157)的阶段性成果。

## 1. 结果属性的描写难题

(1) The general ordered the prisoners executed.<sup>1</sup> (Hudson 1971: 127)

(2) He painted the shed green. (黄国文等 2008: 155)

(3) He cried himself asleep. (Goldberg 1995: 184)

划线部分都是结果属性(Resultative attribute)(见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95; Matthiessen et al. 2010: 60),但至今未得到系统性的解释和描写。有学者基于结果属性与小句中动词的相关性而将其归因于动词与(名词与形容词所组成的)嵌入句之间的搭配关系,如 Hudson (1971: 126-127)认为例(1)中结果属性 *executed* 的出现源于动词 *order* 的词汇搭配关系。但有时即使不具有词汇搭配关系结果属性仍可出现,如例(3)。

为解决这一矛盾, Sinclair (2004: 35)增加了搭配关系的层次。除单纯的词汇搭配关系外,结果属性的产生也可以源于更高层次的“语义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和“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关系,如例(3)中 *asleep* 可被解释为语义韵关系,而非单纯的动词搭配关系。

但不论 Hudson 还是 Sinclair 都将结果属性归因于纯粹的词汇搭配关系,这使得描写的精密度较高,我们很难得知结果属性的产生“究竟是有系统性因素还是只是随机发生的”(Hasan 2016: 338),这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结果属性的本体论地位。

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试图以统一的语法或认知框架解释结果属性。前者如 Fawcett(2000),认为关系过程的“指派”(Assign)构型是结果属性产生的原因。“加的夫语法以同样的方式对 *The heat turned the milk sour*、*He got his hands dirty* 和 *He painted the shed green* 进行分析。也就是说,‘*painting the shed green*’这一过程与‘*making the shed green*’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make* 没有说明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但 *paint* 过程更具实义,对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做了说明。这种动词语义特征的变异很常见, *make* 可用更具实义的动词来替代”。(黄国文等 2008: 155-156)。

虽然结果属性的解释有了统一的框架,但系统性的描写仍难以推进,因为“动词语义特征的变异”精密度过高,不足以充当以语法框架为起点进一步描写的理据。另一方面,仅从语法框架出发忽略了结果属性的变化性,人为扩大了结果属性的涵盖范围。如 *The heat turned the milk sour* 中的 *sour* 虽然也是关系过程的属性,却不是变化的结果,因此不应视为结果属性。

<sup>1</sup>除特殊说明外,本文中的例子均来自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类似的框架性解释还有 Goldberg (1995)、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赵琪 (2009)、董成如 (2014)等。这些学者认为存在“动结式”(Property resultatives)的认知框架,表示“实体 A 向实体 B 施力并导致相关方发生变异的事件”(张建理、麻金星 2016: 20),分为施事性动结式和客体性动结式两种。在前者中,“及物动词[如例(2)中的 *paint*]的施事[如例(2)中的 *he*]将能量传递给客体[如例(2)中的 *house*],客体吸收部分能量,同时将其余的能量传递给其他实体,并使其发生变化”;后者“隐含施事与客体之间能量互动的结果”(董成如 2014: 610-615)。在两种动结式中,结果论元[即结果属性]都识解[如例(2)中的 *green*]客体在能量互动中的最终状态。基于结果属性的论元结构与构式的矛盾性,它是“动结式”通过压制动词的句法结构,“协调词汇义和结构义的‘语义冲突’”(赵凌琚、卢植 2013: 55)而产生的。

根据 Goldberg 等人的解释,结果属性产生于“动结式”。这也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即人为泛化了结果属性。学界已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如董成如(2014: 609)指出,“动结式的乖戾之处是除 *make* 和 *get* 等少数动词与动结式的论元结构一致外,其余动词的论元都少于动结式的数目”。要克服上述局限性,解释必须超越构式本身。由于语言结构是语言系统派生的(Halliday 1978),因此语言变异的“凝固”和“固化”,并产生新的构式的过程(陆俭明 2016: 5)可被解释为自然语言进化、形成新的系统,并体现为语言结构的过程。构式的种种性质及其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基于精密度描写。

以 *make* 和 *get* 为例,这些动词的“乖戾之处”在描写精密度提高后可以得到解释:它们仅体现了关系过程的“指派”构型,对经验的识解具有静态性(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33),因此既不涉及“能量传递”,也不涉及“词汇义和结构义的冲突”,自然具有与“动结式”相一致的论元结构。因此,要系统性地解释结果属性,必须将其置于及物性系统的背景下,并从语言进化的角度出发(辛志英、单健 2019)进行解释,将其视为及物性系统中具有平等地位的过程相互融合,形成新的语义构型的一部分。

## 2. 结果属性的产生理据

及物性系统“通过多维度的弹性语义空间识解一定量的变化”(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3),形成“数个宽广的经验域”,它们分别是“感觉”域,包含心理过程、“说”的域,包含言语过程、“做”的域,包含行为过程和物质过程和“存在”域,包含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在及物性系统的背景下,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95)提出了结果属性的理据:“结果属性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关系小句……却以一种受限制的方式进入

了物质小句<sup>2</sup>……它们既不像环境成分,因为缺少介词引导,也不像真正的参与者,因为不能充当主语”(The Attribute really belongs to the realm of ‘relational’ clauses… it enters into ‘material’ clauses in a restricted way… while they are unlike circumstances in that they are not marked by prepositions, they are also unlike true participants in that they cannot serve as Subject.),但并未具体解释关系过程“进入”的机制、“进入”的目标小句以及“进入”的限制,而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正是描写结果属性的关键。

就机制而言,我们认为,其本质是关系过程与其他过程相互融合。融合的可能性源于关系过程的构型特殊性。在融合的新构型中,不仅结果属性既充当属性又充当环境成分,小句中其他元素也充当双重成分——除过程本身具有双重性外,关系过程的赋予者也同时是物质过程的行动者、行为过程的行为者、心理过程的感知者或现象、或言语过程说话者;关系过程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物质过程的目标、行为过程的中介、心理过程的现象或感知者、或言语过程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因为过程本身承担更少的经验负荷(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238),关系过程与其他过程构成了语义负荷的互补关系。

就目标小句而言,Halliday 提出了物质过程中的结果属性,认为它是关系过程进入物质过程的结果。实际上,结果属性是整个及物性系统的范畴。物质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它将物质世界的经验识解为能量输入所导致的一定量的变化(ibid.: 279),但结果属性并不一定是能量输入的结果。事实上,我们也在其他过程中发现了结果属性的存在。

就所受限制而言,关系过程的“进入”会受到其他过程对变化识解方式的影响。具体而言,经验语法对变化的识解有且仅有两种互补视角,即及物(Transitive)视角和作格(Ergative)视角(Davidse 1992)。前者“关注延伸和影响,过程由一个参与者付诸行动,即‘行动者’,可能延伸出去,影响另一个参与者,即‘目标’……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过程是否可以延伸”(Matthiessen et al. 2010: 232);后者关注“‘过程+中介’的组合是否由外部原因所引发”(ibid.: 90),其中“过程藉由中介实现(Actualize)”(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55)。就结果属性而言,它既可能是过程延伸,也可能是过程实现的结果(不论变化的外部原因是否明确)。

综合以上三点,结果属性是关系过程在“及物”和“作格”的互补性限制下(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对此不加以明确,对应构式语法中的“客体性动结式”,见 3.1)分别与物质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融合的结果。我们可以

<sup>2</sup>引文中的强调为本文所加,下同。

据此提出结果属性系统的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描写的精密度。

### 3. 结果属性的系统描写

关系过程与其他过程的融合是结果属性系统的入列条件。这就意味着结果属性除了是关系过程赋予的属性外还是其他过程识解的某种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在子系统中描写变化的不同性质。首先,自然语法对变化的识解有“明确”和“不明确”两种方式。“不明确”项将直接体现为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的中动融合构型;“明确”项将会进一步分化为“及物”和“作格”两项,分别明确变化的过程延伸和过程实现属性。这两个子系统还会因过程类型之间的语义构型限制进一步分化,并最终体现为不同类型的结果属性。

#### 3.1 不明确类结果属性

如果语法以不明确的方式识解变化,那么小句所识解的变化的来源和性质将不得而知。如下例:

(4) I ventured in to search for milk when the door snapped shut behind me.

例(4)中 *the door snapped shut* 是关系过程与中动的物质过程融合的构型。关系过程的承载者、过程和属性分别融合了物质过程的行动、过程和环境成分。由于行动者 *the door* 是不具有施事性的物体,因此引发过程 *snap* 的来源及方式并不明确,结果属性 *shut* 识解的是变化的最终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精密度的增加,不同过程类型的构型限制使得有且仅有中动的物质过程可能产生不明确类结果属性。这是因为物质过程识解了物质世界的变化,行动者可以不具有施事性。在此情况下,中动的物质过程意味着语法识解的物质世界中变化的来源和性质并不明确。但如果行动者是具有施事性的实体,那么行动者即变化的来源,变化的性质也是明确的。

例(4)的解释也反映了“客体性动结式”和“施事性动结式”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较低精密度的系统分化,即“明确”与“不明确”系统项的区别,但“客体性动结式”的种种特性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此,有一些特性来源于更高精密度的物质过程的构型限制。

#### 3.2 及物类结果属性

及物类结果属性既是关系过程赋予承载者的属性,又是其他过程延伸的结果。随着精密度的提高,及物类结果属性将因不同过程类型的构型限制分化为两种类型,即物质影响型和心理影响型。

##### 3.2.1 物质影响型结果属性

物质过程识解了物质世界的经验,是“做”的过程,构型是“行动者 + 过程 +



(目标)”。因此物质过程的延伸具体表现为物质世界能量传递关系的延续。基于能量传递关系的结果属性是所有类型的结果属性中最为常见的,黄国文等(2008)、Goldberg (1995)等学者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这一类结果属性往往被视为唯一类型的结果属性,类似的研究倾向多基于物质影响过程与关系过程“指派”构型的结构相容性。如:

(5) There's a real chance that if the banks really push the price high, public spending becomes such that it would allow Mr. John MacGregor, the education secretary, to reopen the whole argument.

例(5)中 *the banks really push the price high* 是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融合的构型。行动者 *the banks* 将能量传递至目标 *price*, 结果属性 *high* 明确了能量传递的最终状态。结果属性既是“行动者-过程-目标的特有线性序列结构”(Halliday 2003: 21)的一部分,又是赋予者 *the banks* 赋予承载者 *price* 的属性。从构型的角度看,两种解读都不具有标记性。

正是这种构型的结构相容性被多数学者解释为唯一或原型的类型,而能量传递关系也随之被视为结果属性的区别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关系过程的“指派”构型存在于所有融合过程中,构型的相容性很容易提高物质影响过程所处的精密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让我们以为“*painting the shed green*’这一过程与‘*making the shed green*’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黄国文等 2008: 155);另一方面,构型的相容性也很容易使其他类型的结果属性所处的精密阶降低,被视为与物质影响型结果属性呈“中心-边缘关系”的局部性特征,导致部分研究以词汇语义特征变异、能量传递关系的隐含、间接作用等关系解释其他类型的结果属性。

因此,对结果属性的解释不能因为构型的相容性而赋予物质影响过程以特殊地位,而应回到自然语言的系统性,根据过程类型的区别加以描写,将物质影响型结果属性视为多种类型组成的系统中的一种。

### 3.2.2 心理影响型结果属性

心理过程识解意识世界的经验。“这一识解有两种互补的视角……任何一个视角自身都不具有经验构建的全面性”(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41):一方面,心理过程可以将经验识解为心理影响(Mental impact) (ibid.: 131),即“现象作为行动者对有意识的主体‘做事’”(Halliday 2002: 399),这也使得心理影响与物质过程的能量传递具有一定的相似性(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489);另一方面,心理过程也可以将其识解为心理动作(Mental act),此时现象不对感知者造成直接影响(详见 3.3.2)。前者即基于及物关系的 *please* 型心理过程,构型为“现象+过程+感知者”(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98-201);后者即基于作格关系

的 like 型心理过程(详见 3.3.2),二者构成对经验的互补性识解(Halliday 2002: 399)。在 please 型心理过程中,结果属性识解了感知者受到心理影响的最终状态。如:

(6) He scares me stupid.

例(6)是 please 型心理过程与关系过程融合的构型。现象 *he* 对感知者 *me* 造成心理影响,而感知者的最终状态由结果属性 *stupid* 识解。

物质影响型和心理影响型结果属性的区别也说明从过程类型的区别出发解释结果属性的必要性,因为及物性系统中处于不同精密阶位置的子系统也限制了结果属性的产生,如言语和行为过程与及物的结果属性之间的互斥性,这只有基于精密度的系统描写才能合理解释。

### 3.3 作格类结果属性

作格类结果属性既是关系过程属性赋予的属性,又是过程基于因果关系实现的结果,在小句中既是关系过程的属性,又是其他过程的范围(range),可进一步分化为物质实现、心理实现、言语实现和行为实现四种类型。

#### 3.3.1 物质实现型结果属性

虽然都识解物质世界的变化,但物质实现和物质影响过程的区别在于经验识解方式的不同。物质实现型结果属性意味着物质过程基于因果关系识解一定量的变化,而结果属性则识解了“因果关系的结果”(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32)。根据物质过程的构型区别,结果属性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方面,物质过程可能只识解了作格关系(这一类也是 Goldberg (1995: 215)所称的带有“假宾语”的动结式)。如:

(7) John fried the wall black. (董成如 2014: 615)

例(7)是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的融合构型。其中结果属性 *black* 不能从能量传递的角度解释,因为 *the wall* 并不是能量传递关系延续的对象,这也是 *the wall* 被称为“假宾语”的原因,即“宾语论元不是动词的常规论元”(董成如 2014: 615)。相反,物质实现过程将物质世界中变化的来源 *John* 和变化的实体 *the wall* 以因果关系连接,而结果属性 *black* 则识解了该实体变化的最终状态。因此,这里的结果属性是物质过程实现的结果,以详述关系与过程 *fry* 和中介 *the wall* 构成的核心形成“中心-边缘”关系(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58)。

另一方面,物质过程也可能在构型的核心部分识解作格关系,而将能量传递关系置于边缘部分;及物和作格关系都存在于小句中,但作格关系更为核心一些。如:

(8) The fireman cut the woman free from a park bench last night.

例(8)中 *The fireman cut the woman free* 是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的融合构型。

由于在环境成分中保留了物质世界能量传递的直接对象,因此留下了能量传递的轨迹,即 *the fireman* 对 *a park bench* 造成影响,能量继续传递至 *the woman*,导致的最终状态为 *free*。但例(8)物质过程的核心部分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识解的,在构型的核心部分切断了能量传递链,仅识解变化的来源与最终结果。

我们看到,就例(8)而言,从动词的能量传递关系出发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 *the woman* 是 *cut* 的“常规论元”(Goldberg 1995: 182);另一方面, *the woman* 又不是能量传递的直接作用对象,符合“假宾语”的定义(董成如 2014: 616)。也就是说,从单纯的能量传递看,例(8)中的结果属性既是能量传递关系凸显,又是能量传递关系隐藏所产生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上述解释的矛盾性也说明产生结果属性的变化具有多重性质。如例(8)中过程 *cut* 所识解的变化既有作格关系,也有属性赋予关系,进一步的描写还会揭示通过环境成分识解的能量传递关系。这一多重性只有将结果属性置于及物性系统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 3.3.2 心理实现型结果属性

类似的,心理实现和心理影响过程之间的区别也在于经验识解视角的不同。自然语言可以将意识世界的变化视为感知者积极探索现象的“心理动作”(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512),即“有意识的主体在‘做事’,现象则定义了行事的范围”(Halliday 2002: 399),也就是 *like* 型心理过程,其构型为“感知者+过程+现象”。

就结果属性而言,心理实现型结果属性只会在认知类心理过程中出现。这是因为在 *like* 型心理过程中,“感知者的感知行为包括(range over)了现象”(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31),因此一般不能对现象造成影响。但在认知类心理过程中,“感知者对现象有更大程度的控制”,“可以通过认知过程积极控制现象”(Thibault 2004: 135),这样的控制是其他类型的心理过程所不具备的。因此,作为感知者对现象认知控制的结果,结果属性仅在认知类心理过程中存在。如:

(9)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 should have considered the design *inappropriate*.

例(9)中 *the 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 should have considered the design inappropriate* 是关系过程与 *like* 型心理过程的融合构型。经验被识解为以感知者为原点引发的心理动作:感知者 *the 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 将现象 *the design* 置于认知过程 *consider* 的控制之下,而控制的结果由结果属性 *inappropriate* 识解。由于在 *please* 型心理过程中现象是心理动作实施的范围,而非受影响的对象,因此结果属性是基于作格关系产生的。



### 3.3.3 言语实现型结果属性

言语过程识解人类的言语行为,“不仅将内心世界的事件外在化,也在同时将它们转化为另一种事件……即符号事件”(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514)。言语过程的构型包含说话者、措辞、接受者和对象等四个成分。

就结果属性而言,虽然“言语过程与做的过程具有部分相似性”,即“说话者通过言语过程同样对另一个参与者做了一些事情,对其产生影响”,但“言语过程的构型中没有结果属性或其他明确结果状态的成分”(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53)。这是因为“言语影响”(ibid.: 153)不同于物质过程的“能量输入”(ibid.: 132),具有抽象层面(即投射,参见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15 和 Matthiessen 1995: 130)的区别。这也限制了关系过程与言语过程的融合,因此言语过程中的结果属性只能从更为抽象的层面理解为言语过程经由中介实现的结果。如:

(10) The man ordered her out of the car at Farley Mount late on Tuesday night.

例(10)中,过程 *order* 与结果属性 *out of the car* 之间的关系不能从过程延伸的角度理解,因为说话者 *the man* 对接受者 *her* 的“言语影响”是通过具有投射性的措辞实现的,而 *out of the car* 这一具体的动作仍然是言语过程的接受者 *her* 完成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理解“言语影响”,即 *order* 基于外部原因 *the man*,经由中介 *her* 实现的过程。在此情况下,施事者和结果属性分别构成了言语过程的原因和结果,关系过程的指派者、过程、承载者和属性与言语过程的施事者、过程、中介和范围是一一对应的,结果属性 *out of the car* 既是关系过程的产物,即指派者 *the man* 赋予承载者 *her* 的属性,又是言语过程 *ordered* 实现后的结果。

### 3.3.4 行为实现型结果属性

行为过程识解“内心过程的外在表现”(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71),构型是“行为者+过程+行为”(ibid.: 248)。作为“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的灰色区域”(Bloor & Bloor 2004: 126),行为过程一般而言总是中动的(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251),不具有外部指向性(Downing & Locke 2006: 152)。因此,结果属性通常体现为如 *laugh*、*cry* 等外显的意识过程的结果。如:

(11) If he had caught any of the others doing such a crazy thing he would have laughed himself sick!

例(11)中 *he would have laughed himself sick* 是关系过程与行为过程的融合构型。值得注意的是,行为者 *he (himself)* 既是过程展开的媒介,构成“过程+中介”核心的一部分,也是引发行为过程的外部原因,即施事者。这一双重性是行为过程中结果属性产生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由于行为过程不具有外部指向性,结果属性的产生基础只能是:行为过程经由行为者自身施放,并指向自身,从而造

成自身状态改变。由于行为者自身并不是行为过程延伸的对象,因此结果属性是基于过程实现产生的。例(11)中结果属性 *sick* 识解的是,行为过程 *laugh* 基于外部原因 *he* 经由中介 *himself* 实现的结果。

3.4 小结

结果属性系统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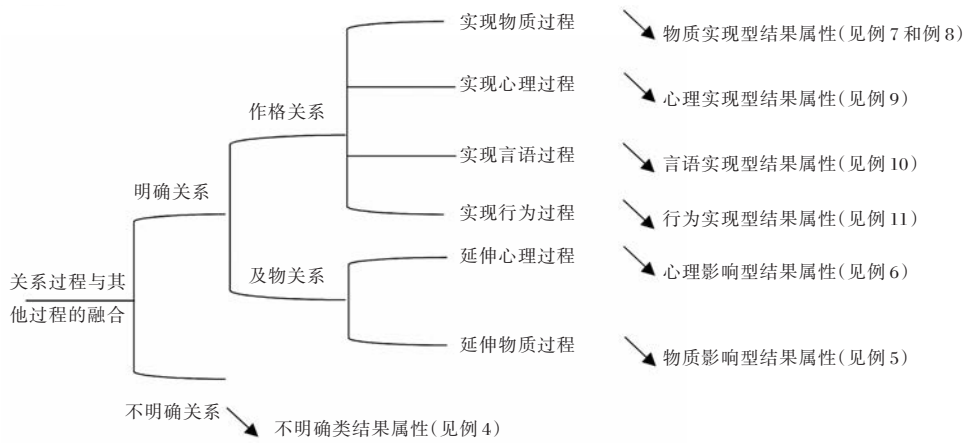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果属性系统

基于结果属性系统,例(1)、例(2)和例(3)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例(1)中结果属性 *executed* 是关系过程与言语过程的融合产物,结果属性与“过程 + 中介”的小句核心之间基于因果关系呈现的中心-边缘关系正是 Sinclair 和 Hudson 等人所讨论的搭配关系。例(2)中,结果属性 *green* 是关系过程与物质过程的融合产物,是物质过程延伸的结果,识解了行动者 *he* 藉由过程 *paint* 基于能量传递关系影响目标 *shed* 的结果状态。因此,例(2)中物质过程的线性结构与关系过程的“指派”构型中的成分是相互对应的。例(3)中结果属性 *asleep* 是关系过程和行为过程融合的产物,与过程 *cry*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识解了行为过程 *cry* 藉由行为者自身 *himself* 实现的结果状态。

4. 结语

结果属性是及物性系统中关系过程与其他过程融合的产物,这构成了结果属性系统的入列条件。随着描写精密度的推进,结果属性因及物性系统及其子系统的限制进一步分化,最终体现为七种子类型。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基于及物和作格两个参数展开描写,描写的精密度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增加。

只有回归自然语言的系统性,结果属性的解释才有完整性,描写的精密度才能提高。从入列条件切入描写结果属性一方面揭示了及物性系统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入列条件作为系统性研究语言的切入视角的重要意义。不论哪种理论方法,只要其符合语言事实,都能解决若干语言问题,解释若干语言现象,但都有其理论局限性,不能包打天下(陆俭明 2016: 4)。但无论如何,语言研究应以语言问题为导向,以理论的复杂性应对语言现象的复杂性 (Hasan 2014)。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Bloor, T. & M. Bloor. 2004.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of English: A Hallidayan Approach* (2<sup>nd</sup> edn.). London: Arnold.
- Davidse, K. 1992. 1. Transitivity/ergativity: The Janus-headed grammar of actions and events. In M. Davies & L. Ravelli (eds.). *Advance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105-135.
- Dong, Chengru (董成如). 2014. On the formation and argument realiz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Cognitive Grammar framework.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5): 608-617. [2014, 认知语法框架下动结式的形成和论元实现.《现代外语》第5期: 608-617.]
- Downing, A. & P. Locke. 2006. *English Grammar: A University Course* (2<sup>nd</sup> edn.). London: Routledge.
- Fawcett, R. 2000. *A Theory of Syntax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 & R. Jackendoff. 2004. The English resultative as a family of constructions. *Language* 80: 532-568.
-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2002. On grammar and grammatics. In J. J. Webster (ed.). *On Grammar: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1*. London: Continuum, 384-417.
- Halliday, M. A. K. 2003. Introduction: On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language. In J. J. Webster (ed.).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3*. London: Continuum, 1-35.
-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Cassell.
-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sup>rd</sup> edn.). London: Arnold.
- Hasan, R. 2014. Towards a paradigmatic description of context: Systems, metafunctions, and semantic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1: 1-54.

- Hasan, R. 2016. I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Reflections on permeability and hybridity. In D. R. Miller & P. Bayley (eds.). *Hybridit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Equinox, 337-383.
- Huang, Guowen (黄国文), He, Wei (何伟), Liao, Chuyan (廖楚燕) & R. Fawcett.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The Cardiff Mode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系统功能语法入门: 加的夫模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Hudson, R. A. 1971. *English Complex Sentence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Gramma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Lu, Jianming (陆俭明). 2016. Three questions about construction theory.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 2-10. [2016, 对构式理论的三点思考. 《外国语》第 2 期: 2-10.]
- Matthiessen, C. M. I. M. 1995. *Lexicogrammatical Cartography: English Systems*. Tokyo: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ciences.
- Matthiessen, C. M. I. M., K. Teruya. & M. Lam. 2010. *Key Term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 Sinclair, J. 2004. *Trust the Text: Language, Corpus and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Thibault, P. 2004. *Agency and Consciousness in Discourse: Self-other Dynamics as a Complex System*. London: Continuum.
- Xin, Zhiying (辛志英) & Shan, Jian (单健). 2019. The evolutionary path and explanatory principles of relational proces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1): 28-35+47. [2019, 关系过程的进化路径与描写原则. 《中国外语》第 1 期: 28-35+47.]
- Zhang, Jianli (张建理) & Ma, Jinxing (麻金星). 2016. The Chinese transitiv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manifested by double-layer event model.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5): 19-31. [2016, 双层级事件模型展现的汉语及物动结构式. 《外国语》第 5 期: 19-31.]
- Zhao, Lingjun (赵凌珺) & Lu, Zhi (卢植). 2013. Construction coerc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3): 55-59. [2013, 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的构式项压制现象研究. 《外语学刊》第 3 期: 55-59.]
- Zhao, Qi (赵琪). 200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258-265. [2009, 英汉动结式的共性与个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258-265.]

收稿日期: 2019-01-24; 作者修改稿, 2019-06-18; 本刊修订, 2019-07-11

通讯作者: 辛志英 <xinzhying@xmu.edu.cn>

36100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 号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Xin Zhi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P. R. China